

人民藝術叢刊

2

第二輯

英雄的父親

報告
西虹著



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

人民藝術叢刊

英雄的父親

西虹 著



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版

英雄的父親

人民藝術叢刊

著者 西虹

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

發行者 張靜廬

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 密渡路六五五號
漢口 交通路
長沙 府正街
昆明 武成路

目 次

第 一 輯

- 一 砲火下入黨…………… 1
- 二 我們的指導員…………… 8
- 三 戰友歸來……………14

第 二 輯

- 一 妻……………27
- 二 新父子……………40
- 三 小周和班副……………53
- 四 英雄的父親……………62

砲火下入黨

——記頑强的新戰士——衣文智

當戰鬥進展到最殘酷的時候，戰友們在惡毒的砲火中倒下了；活着的——那些打空了梭子的機槍手，那些扛着擲彈筒苦惱沒有了砲彈的砲手、彈藥手們，拾起戰友們的槍枝，披上帶血的子彈袋，依然伴同着倔强的幾位步槍手，堅守在這寬敞的油房大院。

衣文智——一位堅定勇敢的青年戰士，他竭力壓制住突突

突直跳的心肺，跳在大家面前：

「不管是誰，大家聽我指揮！」他乾啞着嗓子，近乎喊叫的說，焦灼的嘴唇，乾裂出鮮血來。

他說這話的時候，自己已經披起個油膩膩的蘇袋片，把槍遮在裏面，一閃身，蹦出屋門，轉到屋角那個掀塌了半截的紅色石樓子，蔭蔽着放哨。至於別人，就讓他們在砲火中得到一點兒喘息吧。

人們幾日夜沒有睡眠，沒有吃飯，沒有水喝了。油柵一旁有一個污水缸，水色像長了蛆虫的醬油，一人嚐幾口，潤潤嗓子，又鑽到衣文智安置好的豆餅窩裏，微合着眼皮，捕捉着這一瞬眼的甜蜜的休息。但是，衣文智却強忍疲乏，圓睜兩眼，一時也不敢疏忽，監視着馬路那廂。

時間一分一分過去了。

房頂冒着煙，露出青天，屋牆上被帶火的彈頭扒成多少窟窿眼兒，甚至從窗戶和門框飛進炸彈來，油箱炸得稀碎，人在滿地油漿裏躲閃着。就連屋角那個破紅樓子，也到了一打即垮的程度。

年青的指導員，掂着駁壳槍，到處鼓動着戰士們：

「同志們哪！有人在就有陣地在，堅決守住油房哪！」

可是屋子裏沒有了衣文智，指導員有點就心。

×

×

×

衣文智，指導員常誇耀的這個名字，全連都熟悉的。他雖

是個新同志，到底是翻身的青年農民，他對共產黨有一種血肉關係。他有慢性病，指導員叫他回家休養，那時候，部隊還在江北，離他家不到一程地，他回去了。以後，部隊開始了戰鬥行動，部隊以為他的病好不了，就沒有通知他回來，一傢伙撩到江南，撩遠了。衣文智急得直跳，他不管部隊走遠了沒有走遠，趕快領上他自個擴大的五個本屯年青人，無日無夜的追，在一天部隊剛宿營的時候追上了。

「指導員，這是我擴大的。」衣文智把這五個人的身世介紹給指導員，拍拍心脯說：「我是為保護果實來的，我就是愛共產黨。」

這一來，連上又增加了幾位戰友，衣文智受到了連上的表揚。

在那些淋雨行軍的日子裏，衣文智幫助着同志扛槍，揹米袋，宿了營，就弄柴燒水，整個屋子，菜盆老早就搶到手裏，他沒有一點疲乏的樣子。班長重視他，同志們誇獎他，指導員也鼓勵他。

「衣文智，你對咱們連上的黨有啥意見？」有一次，指導員問他。

「反正我是堅了心啦。」衣文智想了想又說：「沒有共產黨，就沒有我衣文智的今天，指導員，你看我够格嗎？」他開始要求入黨了。

衣文智不識字，他沒有看過什麼馬克思主義。從他的經歷

裏，他從替地主抗大活變成有了房地，老婆照顧着兩個孩子，一家人已不愁衣食，從搭他出來打反動派，一到連上，就覺得和家裏味道不同，越待越願待，一直沒有想過家，他甚至還想把區中隊的鄉親們都給糾結來，他認為共產黨的隊伍就是窮人的家，說得具體點，就是衣文智的老家。

指導員對「我够格嗎？」的話是明白的。但爲了慎重起見沒有馬上接收他入黨，告訴他今後應該如何繼續提高，好叫他再經受一個時期的考驗。從此，衣文智變成了發展黨的對象，黨員們常告訴他該怎樣努力，他也樂於聽，急於改正。

就拿前天晚上說吧，敵人把一堵磚牆上的缺口封鎖成了一團火，人貴賤進不去，衣文智就撞在頭裏，一手搬住牆頭，攀了進去，後面的人才跟着進來。挨着是一座白樓，樓門口堵起沙袋，樓上有機槍掃射，人被擋在外面，衣文智一急眼，用肩膀把沙袋扛開，第一個撞進樓裏，用炸彈把敵人趕走。

×

×

×

指導員熟悉衣文智的工作，而且放心他。當指導員看見他披着油污的蓆袋片，在紅樓子放哨時候，連喊兩聲，才見他轉過身來，但他很快又把眼睛轉向馬路那廂，手榴彈提起來了。指導員也蔭蔽在屋角邊。

看得明明白白的，馬路那邊的一排沙袋後面，和那幢樓房上，噴射來密密的紅彈頭，子彈掘開地皮往裏鑽，爆響的煙土把人裹住了。一時，馬路上閃現着樹葉樣稠的船形帽。

「你不要怕！」指導員繃緊着臉說：「堅決給我守住」。

衣文智逼了一股勁說：「指導員，我是爲人民服務來的，怕死就不來了。」

他催促指導員回屋裏指揮部隊，自己踩着木橙，從破樓子露出半截身，閃電似的將炸彈投在馬路上。馬上，激戰開始了，衣文智又轉回屋裏，守着手榴彈箱，撿起炸彈：「同志們！爲人民立功啊！幹哪！」屋裏人浸着滿身油，從窗戶，從牆洞，從門口，抵抗着衝進院來的敵人。衣文智閃現在門口，閃現在煙火裏，到處給敵人以打擊。以後，敵人的影子不見了，院裏躺着的死屍浸在血裏。

在炸煙未散的時候，指導員宣佈了衣文智他們幾個戰士的名字，給他們在戰場上記了功。

槍火漸漸稀了，衣文智滿臉煙土，在腰屋找到指導員，劈頭就說：

「指導員，我家裏還有兩個孩子，我要擋不住敵人，也許死了的話，我兒子可以替我報仇，我要永遠跟着共產黨走。」

指導員懂得他的意思了，讓他在地溝沿上喘口氣。

「指導員，敵人還可能反衝鋒，我決心跟他幹，入黨的事你看著辦吧。」說着，衣文智急急忙忙跑了出去，找到個破牆洞向馬路觀察。屋裏的人，他已經安置他們守好一定位置，免得隨便出來叫敵人揪着。

馬路那廂又開始發射了，側面也發來了排砲，預示着一場

激烈的爭奪戰快來了。戰士們已經在這排房子守備了兩天，苦戰了兩天，人員減少了很多，但不管打得怎麼殘酷，與陣地共生死的決心，是每個人都具備着的。

就在這時，在腰屋地上，幾個掛花躺着，連同另幾個黨員，帶着疲乏中的緊張，和指導員討論，並且通過了衣文智的黨籍問題。一時，衣文智被邀請進來，在隆隆的砲火中，以簡單嚴肅的儀式，接收他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候補黨員。並在行政上升任他為戰鬥組長。

衣文智一時增長了力量，也充滿了信心，他沉着爽快的沿屋外巡視着，就像是為全個陣地負責的指揮員一樣。

指導員在陣地上宣佈了衣文智的事，人們忘記了砲火的轟擊，以羨慕的眼光看着他，一位姓段的戰士——正是衣文智擴來的同屯老鄉，笑嘻嘻的鑽到衣文智身邊，伸出大姆指頭說：

「二哥，你真是咱們屯的這個！你入黨啦！」

衣文智說：「是，我晉級了，也入黨了，這一下我就會更加有勇氣了，我要擋不住敵人的反衝鋒，就不是衣家的小子，就沒有臉加入共產黨！」

「好，我跟你學習！幹！」姓段的戰士被他激動人，勇氣也增高了。

沒有多久，危險的局面就來了！彈火中，從院裏湧進來敵人，屋後也聽着敵人在咋唬，人們祇憑一個接一個的投去炸彈——步槍已失掉了效用——和百倍的勇敢，來制服敵人。剛被

吸收入黨的衣文智，他更有爲黨犧牲的決心，他守在最險要的地點，連喊帶打的鼓勵着一道堅守着的戰友們。……

彈火籠蓋了房院，激烈的搏鬥長久地進行着，衣文智就像個油人，提着浸了油的炸彈，閃在當院，連續的投擲炸彈，敵人終於在煙幕中溜跑了。

「操你祖宗，你敢來！」衣文智轉回屋裏，喘息着，從口袋掏出一把乾樹葉，分給戰友們當黃煙捲着吸。

「老衣真行，有你在我就有信心。」

「組長，你怎麼指揮我怎麼幹，堅決跟着你！」

戰友們把他的名字，當成了勇敢和勝利來誇說，衣文智的信心更高更强了。虛恐的敵人再沒有敢來，油房大院依然控制在衣文智和他的戰友們手裏。

我們的指導員

吳棄凱同志是錦州戰役中掛花的，戰士們聽說他上後方休養去了，全連同志都很掛念他，有的說：「給我們指導員捎幾個錢吧！叫他在後方寬裕寬裕，隨便買點東西。」有的說：「我們寫信問候他吧，叫他安心休養，不要掛念我們。」可是部隊每天都撈不着休息，白天走，晚上走，一連氣的打勝仗，又不知道他在那個病院休養，這事很困難辦到。從打部隊進了瀋陽，連上忙了開會、記功，全連同志又把指導員的名字提了出來，一口同聲要向指導員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學習，一口同聲

要給指導員請功。因為他在錦州作戰中的英雄表現，直接鼓勵了大家，像活的教材似的教育了大家。

戰士們記得很清楚，十月十四號那天，指導員的服裝特別整齊，棉褲也不穿了，腿綁打得很適稱，軍帽戴得很端正，盒子槍也出了匣子，明光錚亮，他像過年似的，滿臉喜氣，一陣風領着全連，沿交通壕奔到錦州城下。

這個連是突擊連。全連老早就下了決心：我們掛了彩，爬也要爬到錦州城，死也要死在錦州城！那些爆破手，都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炸藥上，寫在爆破筒上；我完不成任務，死也不回來！年青的指導員也宣過誓：要是衝不進去，我組織連部和伙房也要衝他一傢伙！眼前，錦州城下，砲火連天，煙霧濛濛，人在大白天連城牆都看不清。這城有丈多高，城邊是又寬又深的外壕，戰士們等不得搭梯子，咕通咕通下到外壕，人拉人、人推人的上到城根。一抬頭，城頭上接接連連打下來炸彈，守城敵人探頭探腦的堅不退去。戰士們氣得直罵，都想一步蹬上城牆，想不到牆上土掀，一蹬一滑拉，一蹬一滑拉，又累又喘爬不上去。

指導員在煙霧裏喊道：「同志們快爬呀！爬上城去就立功！」說着，手抓梯子順城牆豎了上去，突擊隊便向梯子奔了過來。忽聽得城下轟隆一聲砲響，梯子炸飛了，指導員臉色鐵青，雙手抱着肚子，蹲在城根咬牙。「快踩着我的肩膀，快爬呀！」戰士們見指導員搭了人梯，趕緊踩了他的肩膀往城上

爬，一個接一個，一班連一班，城頭上的敵人潰退到街裏，突擊隊也緊追敵人屁股，插進街裏。

誰都不知道指導員在搭人梯的時候，身上已掛了重花，更不知道他帶花進城，又繼續指揮部隊。這事在現在說起來，戰士們還非常心疼的。那時候，大夥在城裏看見指導員，挺着腰走路，繃着臉說話，臉色黃白，可是精神挺足。本來突擊連的任務，是插進街裏一百五十米，就鞏固陣地，等待主力，可是指導員一直帶領大家，橫斷三道大街，前進六百米以上。以後，營裏傳令部隊停止前進，就地警戒敵人，指導員便跑來跑去，給每一個戰士找好了陣地，並親身分配他具體任務，一點也不像個掛了重花的人。三排長看見他說話時氣力不大，心下就有點懷疑，便問了一句：「指導員，你掛彩了嗎？」指導員冷冷的說：「不怎麼，……」排長也沒有再問，心想他的花不大重。

傍黑天，指導員把班排幹部集合在一間小屋裏，查問班排人數健全不健全，缺幹部的他親自指定代理人，人數少的就合編一下，準備再戰。三排長又發現指導員的神色不大對味，怎麼說話時候老彎了腰？怎麼走道也只能邁大步？一定不是掛的輕花。正好，營部通信員跑來，傳令部隊撤出城外小休息，他便相隨着指導員出了城。他看得很清楚，指導員走路時像個老頭兒，彎着腰，拄着旗桿，一步慢一步，一步慢一步。……

這是城外一處破樓房，樓下是抱槍坐着的戰士們。指導員

往城裏望了望，城裏砲火依然打的激烈，滿城冒煙着火，把黑夜照得像白天。他轉身看着戰士們，把手裏的旗桿幌了幌，慢慢騰騰的說：

「同志們！我們再準備進城，城裏正打得熱鬧。這一次是對全東北有決定意義的偉大戰鬥，我們的任務基本上是完成了，我們再準備配合友鄰部隊，再打進城，大家疲勞不疲勞？願不願意再進城？」

給他這麼一說，樓下一時就大喊大叫的：「不疲勞，不累！都願意進城！」這時，指導員喊了聲一排長！一排長就站起來。指導員對大夥說：

「大家都聽他指揮，服從他的領導，我命令世代理副連長。」

一排長走到指導員跟前。指導員就說：「你把隊伍帶進城，找營首長接受新任務去，隨後我就去。」說這幾句話時，人們還聽到指導員往牙縫裏抽氣，話音很小，還是咬着牙說出來的。自此，大夥都猜着指導員是掛花了，都替他揪心，可是指導員一直就沒有提過掛花二字。

這天夜間，指導員就離了部隊，經過團的衛生隊，轉到師的野戰病院。據跟隨他的通信員說，指導員在部隊第二次入城後，他獨自在城外那座破樓裏待了半天，怎麼也不想下去。眼看痛的沒治了，通信員才找來一付担架，送他到團的綑帶所。那時間，他昏昏迷迷的朦過去了。醫生剪開他那浸了血的棉

襖，從後頸上發現了血窟窿，拿藥鑷子往裏探了一指頭深，還夾不到砲彈皮。醫生因這裏離城近，常遭受敵方砲火的震動，不便使手術，決定往後方送。不知怎麼，他這時一下醒過來了。劈口就說：

「快給我上藥，上好我還要回連上去。」醫生給他纏上繃帶，囑咐道：

「你得到後面休養休養，回去，不行啊！」指導員有點發急，搶說道：「不要緊，這又不用開刀，很快就能好。」

趕天亮，指導員發現自己已經到了師裏。一摸口袋，裏面還掏出一份介紹信，原來是師野戰病院給他寫的轉院證，他心裏非常不安。

到了開早飯的時候，他那個連的駐地——城邊的一個村子，戰士們忽然看見回來兩個熟人：前面是揸了背包的小通信員，後面是側歪了脖子，一步一歪，一步一顛的指導員。大家便疼中帶樂的把他迎到連部。

指導員像好人似的，一回來就開始了自己的工作。比如人員的配備，正副班長的選拔與提升，會議彙報，並且在晚間恢復了點名制度，親自拿着花名冊，喊叫戰士的名字，給戰士們講錦州戰役的勝利情況；號召大家準備迎接更重要的戰鬥任務，爭取更大的勝利，但戰士們誰都忘不了，指導員說話的時候，老是慢聲慢氣，咬着牙說話，指導員站着或走路的時候，老是側歪了脖子，一步一歪，一步一顛。

第三天，指導員哼哼了一夜，一宿沒有睡成覺。連裏告訴了營上，營裏告訴了團上，最後，各級領導決定送指導員去後方休息，不管他願意不願意，担架已經擡到連部地上了。

指導員說：「我上營裏休息吧。」教導員說：「那還成，營裏還要打仗哩，顧不得照顧你。」連長見担架員等急了，忙說：「快去吧！傷口化膿就麻煩了。」指導員從炕頭欠了欠身子，又不動了。戰士們便圍着窗戶，七嘴八舌的勸他：「指導員，快去吧！休息好了再回來工作！」實在沒有辦法了，指導員便在小通信員的扶持之下，慢慢的下了炕，坐上担架。這時，指導員滿含熱淚，低着頭，胸脯一鼓一鼓，忍不住哭了起來。

担架一纏一纏出了街，漸漸走遠了，全連同志望着担架走向遠遠的山跟下，才轉了回來。但誰都牢牢的記得指導員所囑咐的那些話，那時他坐在担架上，眼淚撲撒撒的，聲音可是很剛強：

「同志們！好好的工作，準備完成新的任務吧！大家勸我休養，我不能同大家一塊生活了，都不要惦記我，傷一好，我很快就回來。……」